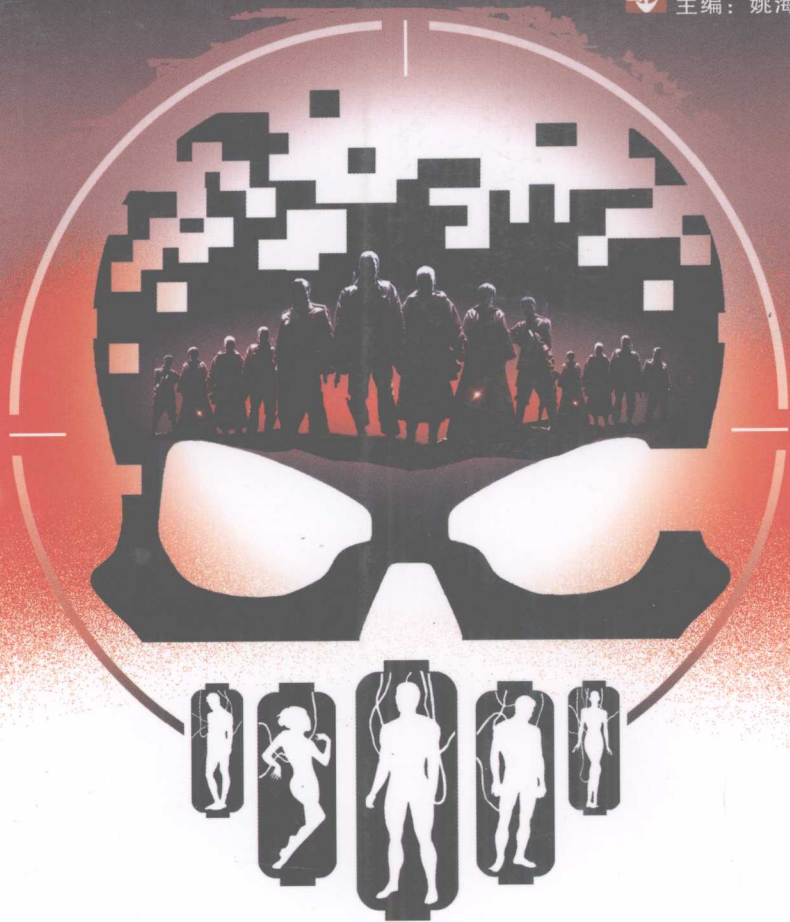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流行科幻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

幽灵旅

THE GHOST BRIGADES

[美] 约翰·斯卡尔齐 著 曾真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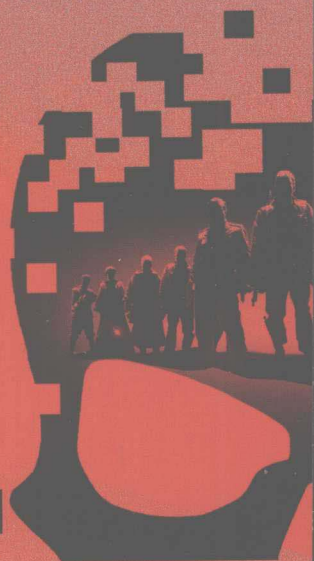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THE GHOST BRIGADES

幽灵旅

[美] 约翰·斯卡尔齐 著 曾真 译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THE GHOST BRIGADES by JOHN SCALZI

Copyright: © 2006 by JOHN SCALZI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THAN ELLENBERG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8 SCIENCE FICTION WORL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灵旅/[美]斯卡尔齐 著; 曾真译.

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8.9

(世界流行科幻丛书)

ISBN 978-7-5364-6538-1

I. 幽… II. ①斯… ②曾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23352号

图进字21-2006-81号

世界流行科幻丛书

幽灵旅

著 者 [美]约翰·斯卡尔齐

译 者 曾真

主 编 姚海军

责任编辑 宋 齐

封面设计 张城钢

版面设计 张城钢

责任出版 邓一羽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

印 张 9.125

字 数 200千
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08年9月成都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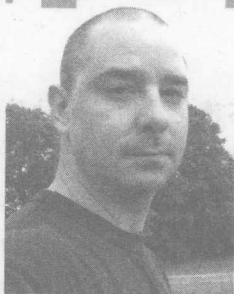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08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
定 价 24.00元

ISBN 978-7-5364-6538-1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

致中国读者

[美]约翰·斯卡尔齐

嘿,瞧,我正在表演分身术!

开玩笑的,呵呵。不过,请想想看,就在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,如果我没有被飞驰而来的公交车撞上天,或者被一群四处劫掠的耀活吃了,那我多半仍在美国俄亥俄州,做着我该做的事,比如睡觉、打电玩、逗弄我的宠物,甚至写作。瞧,我正朝你挥手呢!当然,你八成看不见。地球的曲率将你我各分天涯。但请相信我在向你致意:你好,幸会!

是的,我在俄亥俄。但我同时也在中国,在你身边。你正在阅读我的思想,它们被我机灵地编码进文字之中,然后送到中国的编辑大人面前。编辑大人御览后,又命人将其翻译出来,译文精确而英明地重构了我的思想(写作提示:要勤拍编辑马屁)。接着,编辑大人将文章付梓刊印。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,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出版环境中,它逐级流通,最后送到你手上。就在你阅读的同时,你也解码了我的思想。你这会儿正在阅读我的思想,它们直接源自我的大脑。所以我说,这就与我在你身边一样。

这让我欣喜万分,因为这是我首次“来到”中国。

不过,我得承认,我对中国的科幻状况一无所知。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,他已经卖出了《垂暮之战》的中文版权时,我很高兴,同

时也非常好奇,因为我不清楚中国读者对科幻文学的胃口究竟有多大。所以我上网做了些调查,发现我的中国出版商不仅建树良多,而且还拥有一本科幻杂志,月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册。

或许这条信息对你来说并不陌生,但让我来为你作些对比:即便将美国最顶尖的三份科幻杂志(《类比》、《阿西莫夫科幻杂志》和《幻想和科幻》)的发行量加在一块儿,也仍然不及《科幻世界》;就算将它们加在一块儿后又翻一倍,也还是抵不过。

所以,中国不仅有科幻读者,而且很可能比美国多得多。

我突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我希望能喜欢这本书,那样我就能常常造访你的国家。我必须承认,我依旧对科幻在中国的状况知之甚少,但我希望能渐渐补上,因为对我来说,那儿似乎是个好地方。

《垂暮之战》的面世纯属偶然,换言之,它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诞生的。通常你写出一本书后,就会把它投给出版商,企盼他们能青眼有加,买下它,出版它,让你财源滚滚、声名鹊起、备受瞩目。这是惯例,自从有出版这一行起,规矩就是这么定的。

可是,我却偏偏没走这条老路。

我曾打算按部就班。2001年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,我本来计划将它投给出版商。但我写完之后转念一想,这样做究竟得花多久才能有个结果呢?投出稿件,等待数月,再投出稿件,等待更长的时间?我越想越郁闷,便索性将稿子扔进了抽屉。这一扔就是一年,等到2002年12月,我终于决定,与其四处投稿,不如将它放在我的网站上,每天贴一章。管他三七二十一呢,好歹我的网站的日访问量还是有几千的嘛。于是,我以每天一章的速度进行更新,心想,可能这篇文章会就此埋没了吧。

但我将小说全部贴完后,事情突然峰回路转,我竟然收到了

Tor出版社主编帕特里克·尼尔森-海顿的一封电子邮件。好家伙，这可是美国最大的科幻出版社啊。我们俩愿买愿卖，一拍即合：

帕特里克：嘿，你的小说写得不错。我能出版它么？

我：哦，好啊，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的话。

这就是我们交易谈判的全过程。不过，后来我收到了许多别的作家的斥责邮件。“你不能搞那一套！”他们说。我向他们道了歉，说我只是傻人有傻福，而且保证下不为例。此后，我又卖掉了三本小说，交易过程同样非常顺畅。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遵循传统的投稿流程依然是最佳的选择。尽管我走“异路”卖掉了一本书，但其他成千上万本书仍是以传统方式卖掉的。所以，如果仔细计算一下成功率的话，恪守陈规还是有道理的。

《垂暮之战》的版权被买下后，又等了两年才得以出版。可书刚一面世，我就被提名了雨果奖，还赢得了坎贝尔奖的最佳新人奖。对于一本我从没有投过稿的书来说，它已经表现得足够出色。我很高兴么？要知道，得偿所愿固然很好，但我也有一点受宠若惊，因为这本书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运气使然。

直到现在，这本书仍然鸿运当头，因为它来到了另一个国家，变成了另一种语言，拿在了你的手中。你能读到这本书，读到我写的这篇小短文，这种事本来应属天方夜谭，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。对此我感到无比欣慰。这是我第一次与你见面，但如果我的好运能够继续的话，我们定然能够再会。

保重，回见！

第一部

没有人留意到那块石头。

这合情合理。它毫无特点，跟数百万石头和冰块一起，飘浮在很久前曾短暂存在的一颗彗星的抛物线轨道上，看上去跟彗星的任何一片残骸都没什么差别。它的体积比一些石头小，又比另一些大，但以区分度而言，却毫无突出之处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这块石头被行星防御网探测到，粗略的检查也只能测出它是由硅酸盐和矿石构成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块不足以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的石头。

对于正穿过这块石头和它那几千名“同胞”的行星而言，这只是个理论问题。行星没有配备行星防御网，倒是有一个重力场；石头连同它的一众兄弟姐妹一起跌了进去。同行星每次公转横穿彗星轨道时遇到的众多冰块和石块一样，它们将形成一场流星雨。这颗苦寒的行星表面没有任何智慧生物；倘若有，当空气和石块摩擦产生过多热量时，它们就能仰头看见这些小碎块在大气层中燃烧闪耀出的绚烂光迹。

这些新形成的流星绝大多数将在大气层中蒸发，在炽热的降落过程中由零散的块状物体变成一连串微粒。这些微粒将在大气层中无限期地存在下去，直到成为水滴的凝结核，被水分子拽向地面，形成雨水（从这颗行星的自然条件来看，它们更有可能形成飞雪）。

但这块石头很大。气压在石块上撕开罅隙，碎石横飞。它冲进密度逐渐加强的大气层，暴露出结构上的缺陷和弱点，遭到了肆意“剥削”。碎片剥离开，闪出转瞬即逝的耀眼光芒，被天空耗尽。但在穿越大气层的旅程尽头，残留的物质仍足以对行星表面造成影响。燃烧的小石块飞速砸落在一片石质平原上，狂风吹散了平原上的冰雪。

撞击汽化了石块和平原的一小部分，掘出一块同样不大的坑洞。巨大的力量推挤着石原，朝水平面和地底延伸了很远，撞击声如洪钟，引发的次声波低于大多数已知智慧生物的听觉范围。

地面颤抖着。

行星地底深处，有人终于注意到了这块石头。

“地震。”夏伦说着，目光仍盯着自己的显示屏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传来一阵震动。

“地震。”夏伦又说。

凯南从自己的显示屏上抬眼望向自己的助手。“你打算每次都说吗？”他问。

“我希望你随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”夏伦说。

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”凯南说，“但真没这个必要每次都说。我是科学家，我知道每次地面震动就代表我们在经历一次地震。你第一次这么说很有用，但重复五六次就变得很单调了。”

又是一阵震动。“地震。”夏伦说，“这是第七次了。话说回来，你不是地质构造学家，这不属于你的专长领域。”虽然夏伦说话时一如往常地面无表情，其中的讽刺意味却不难察觉。

要不是一直在同自己的助手睡觉，凯南很有可能已经被激怒了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所以凯南只好尴尬地笑笑。“我记得你也不是地质构造学专家。”他说。

“这是个习惯。”夏伦说。

凯南正要张口回应,地面猛然朝他突起。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,不是地板朝自己弹过来,而是自己被突然掀到了地板上。此刻,他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砖上,工作站里原本摆放整齐的物品也有半数跟他一样。凯南的工作椅倒在他右侧一人远的地方,还在突如其来的作用力下摇晃不定。

他望向夏伦,她没再盯着自己的显示屏了。原因之一是显示屏已掉在地上碎了,就在倒地的夏伦左边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凯南问。

“地震?”夏伦怀着些许希望猜测道,随即尖叫起来。实验室再次在他们身边剧烈震颤,挡光板和隔音板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。凯南和夏伦挣扎着爬到工作台下龟缩起来,周围的一切都在剧烈爆炸。

不久,震动停止了。凯南在摇曳的灯光中四下张望,看见自己实验室的物品多半已落在地板上,包括大部分天花板和一部分墙壁。平常实验室里满是工人和凯南的其他助手,但今天为了完成一些程序,他和夏伦晚上又过来了。他的大多数下属都已返回地下营房,很可能已经入睡了。嗯,现在他们该醒过来了。

一阵尖厉的哀鸣从通往实验室的大厅中传来。

“你听见了吗?”夏伦问。

凯南肯定地点了点头,“是战位所的警笛。”

“我们被人袭击了?”夏伦问,“我还以为这片基地是有防护的呢。”

“的确有,”凯南说,“或者说曾经有。无论如何,照理说是有。”

“哦,防护工作干得不错嘛,我得夸一句。”夏伦说。

这下凯南被惹恼了,“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,夏伦。”他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夏伦想平息老板突然爆发的怒火。凯南哼了一声,

从工作台下钻出来，择路走到一个掀翻了的储物柜前。“过来帮我一把。”他对夏伦说。他俩合力挪动储物柜，好打开柜门。柜子里有一支小型射弹枪和一匣子弹。

“你从哪儿弄来的？”夏伦问。

“这是个军事基地，夏伦。”凯南说，“军事基地当然有武器。我有两支这样的枪，一支在这儿，一支在营房。我觉得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它们也许会派上用场。”

“我们跟军队毫不相干啊。”夏伦说。

“我相信对袭击者来说，我们手上拿没拿枪会有极大的区别。”凯南说着，将枪递给夏伦，“拿着。”

“别把这玩意儿给我，”夏伦说，“我从来没用过。你自己拿着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凯南问。

“我确定。”夏伦说，“我到头来只会开枪打中自己的大腿。”

“好吧。”凯南说。他将弹匣装进枪里，又把枪顺手放进外套口袋。“该回营房了。咱们的人都在那儿，要是出事了，我们应该跟他们在一起。”夏伦默许了。她看上去筋疲力尽、心惊胆战，言谈中一贯的冷潮热讽已消失不见。凯南飞快地捏了捏她的手。

“别怕，夏伦。”他说，“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咱们试着接近营房看看。”

他俩开始在大厅的碎石块中穿行。这时，传来地下楼梯井大门滑开的声音。透过灰尘和昏暗的灯光，凯南费力地看见两个巨大的身影正穿过大门走出来。凯南开始原路返回实验室；夏伦比自己的老板更快想到这一点，已经退回了实验室门口。唯一一条离开这儿的路就是楼梯井远端的电梯。他们被困住了。凯南边退边拍了拍自己的外套口袋；他用枪的经验并不比夏伦多几分，因此连有没有本事命中哪怕一个远处的目标都不敢肯定，两个就更不用提了。那两人应该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。

“凯南主管。”其中一个身影说。

“干吗？”凯南不由自主地回答道，旋即又后悔暴露了自己的位置。

“凯南主管，”那个身影又说，“我们是来救您的。您在这儿不安全。”那个身影走到一片灯光中，让人看清他是艾顿·雷德，基地的指挥官之一。凯南最终靠对方甲壳上的宗族印记和佩戴的勋章认出了他。艾顿·雷德是一名艾尼闪人。即使在基地待了这么久，凯南还是不得不承认所有艾尼闪人在他眼里仍长得一模一样。这多少让他有些羞愧。

“袭击我们的是谁？”凯南问，“他们是怎么找到基地的？”

“我们不敢肯定袭击者是谁、有何动机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他嘴里发出的滴答滴答声被挂在颈部的小仪器翻译成了能听懂的话。艾顿·雷德能直接听懂凯南的话，但要靠仪器来同凯南交流。“袭击来自轨道上，但我们目前只发现了他们的登陆艇。”艾顿·雷德朝凯南走过来，凯南尽力不退缩分毫。尽管他们在此共处了一段时间，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工作关系，但站在这一庞大的昆虫种族人身边仍让他觉得很紧张。“凯南主管，不能让人发现您在这儿。我们得在基地遭到袭击前让您离开这里。”

“好吧。”凯南说。他挥手示意夏伦过来跟他一起走。

“不包括她，”艾顿·雷德说，“就您一个人。”

凯南停下了脚步，“她是我的助手，我需要她。”他说。

基地在另一阵炮轰下震颤。凯南感到自己被撞到了一面墙上，瘫倒在地。但同时，他注意到艾顿·雷德和另一名艾尼闪士兵都还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。

“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主管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翻译机直白的效果给这话染上了讽刺的意味。

凯南正要再次抗议，夏伦温柔地抓住了他的臂膀。“凯南，他说

得没错，”她说，“你得离开这儿。有我们的人在这儿就已经够糟的了，倘若被人发现你也在，那就糟透了。”

“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。”凯南说。

“凯南，我们正遭受袭击。”夏伦说着，指向冷漠地站在一侧的艾顿·雷德，“他是这儿军衔最高的长官之一，这样的高官是不会被人派来打杂的。更何况，现在也不是争论的时候。你走吧，我会想办法回营房的。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了，知道吗？我记得怎么回去。”

凯南盯着夏伦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指向艾顿·雷德身后的那名艾尼闪士兵。“你，”他说，“带她回营房去。”

“他得跟我走，主管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

“你自己照顾我就可以了。”凯南说，“要是他不去给她领路，那就让我来。”

艾顿·雷德遮住自己的翻译机，挥手示意那名士兵走过来。他们低声噤噤啪啪地说了几句——这根本没必要，因为凯南并不懂艾尼闪语。接着，他俩分开了，士兵站到了夏伦身边。

“他会带她回营房的。”艾顿·雷德说，“你别再讨价还价了，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。快跟我走吧，主管。”他伸手抓住凯南的胳膊，将他朝楼梯井大门拉去。凯南回头瞥了一眼，看见夏伦恐惧地抬头望着身形庞大的艾尼闪士兵。艾顿·雷德将他推进门里，他的助手兼爱人最后的身影就这样消失了。

“好痛啊。”凯南说。

“别说话。”艾顿·雷德说着，将凯南推上了楼梯。他们开始往上爬。艾尼闪人下身精巧的附肢短得出奇，配合着凯南向上的脚步，“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找你，又花了很长时间来劝说你走。你们为什么没在自己的营房里？”

“我们正赶着完成一些工作。”凯南说，“我们在这儿又没别的好

干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

“上去。”艾顿·雷德说，“咱们得去一个小火车站。”

凯南停下脚步，回头望着艾顿·雷德。艾顿·雷德虽然比凯南少走了几级台阶，但两人的高度相当。“那里通往水耕场。”凯南说。凯南、夏伦和其他员工有时会去基地宽阔的地下水耕场温室；这颗行星的地表可不招人喜欢，除非极度寒冷对你而言是一种享受。水耕场就是你最接近外界的地方。

“水耕场在一个天然洞穴里，”艾顿·雷德边说边推着凯南继续前行，“那下面的封闭区域里有条地下河，流入一个地下湖泊。那儿隐藏着一小片生活区，能让你住下。”

“你以前从没跟我说过。”凯南说。

“我们没料到有这个必要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

“我得游泳过去吗？”凯南问。

“那里有一艘小潜艇，”艾顿·雷德说，“即使你一个人坐上去，也会很挤。但潜艇上已经设置了前往生活区所在地的程序。”

“我要在那儿待多久？”

“我们当然希望你根本别待在那儿了，”艾顿·雷德说，“否则那真会是一段很长的日子。再爬两段楼梯，主管。”

他俩在两段楼梯上的大门前停了下来。凯南喘息着，艾顿·雷德则将嘴凑近了通讯设备。几层楼上的战斗声透过石质地面和混凝土墙传了下来。“他们已经抵达基地了，但目前还被我们拦在地上。”艾顿·雷德边说边放下通信设备，“他们还没到这一层。我们还有可能把你带到安全地带。跟紧我，主管，别落下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凯南说。

“那咱们走吧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他举起自己那庞大的武器，打开门，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大厅。在艾顿·雷德走动时，凯南看见这个艾尼闪人下身的附肢像一条多余的腿，从甲壳里探出来。这种适合奔

跑的身体结构在战争中赋予了艾尼闪人可怕的速度和敏捷性,也让凯南想起了童年时见过的各式各样的爬行昆虫。他压抑住由强烈的反感带来的刺激,跑步跟上前去,在满是碎石块的走廊里跌跌绊绊地朝这一层远端的小火车站奔去。但速度终究还是太慢。

凯南好容易喘过气来,艾顿·雷德则检查着小火车车头的控制装置。车上的乘客座位是露天的。艾顿·雷德已经将车头后的车厢断开了。“我跟你说过要跟紧点的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

“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老了,也迈不开大步子了。”凯南说着,指向火车车头,“我该上车吗?”

“咱们本应该走路的,”艾顿·雷德说,凯南的双腿已开始抽筋了,“但我觉得你这一路上没法赶上我,而我们就快没时间了。只能冒险用这家伙了。上车。”凯南感激地爬进乘客座位,那里很宽敞,原本是为两名艾尼闪人准备的。艾顿·雷德将小火车车头开到极限速度——大约是艾尼闪人奔跑速度的两倍,在狭窄的隧道中快得让人很不舒服——然后转身再度举起武器,扫视着身后的隧道,寻找目标。

“要是基地被侵占,我会怎么样?”凯南问。

“你在生活区里会很安全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

“不错,但要是基地被侵占了,谁来带我走呢?”凯南问,“我不能永远待在生活区里,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出去。无论你们的这片生活区准备得有多充分,能源早晚也会耗尽。空气就更不用提了。”

“生活区能从水中析出液态氧,”艾顿·雷德说,“你不会被憋死的。”

“好极了。但还有被饿死的可能。”凯南说。

“湖里有一个出口——”艾顿·雷德话音未落,火车头猛地一晃,脱轨了。隧道坍塌的巨响淹没了别的动静;凯南和艾顿·雷德发现自己忽地飞起来,从火车头的乘客座位上被抛进了突如其来、满是

尘埃的黑暗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凯南发现自己被艾顿·雷德戳醒了。“醒醒，主管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

“我什么都看不见。”凯南说。艾顿·雷德用武器上的灯光光束做出了回答。“谢谢。”凯南说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艾顿·雷德问。

“我没事。”凯南说，“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今天之内别再摔倒了。”艾顿·雷德滴答了一声以示赞同，将灯光转开，查看着将他们封闭起来的四周。凯南试着站起身，在乱石堆上滑了一跤。

艾顿·雷德将灯光转回凯南身边。“站着别动，主管。”艾顿·雷德说，“那样安全些。”灯光落到了车轨上，“这些轨道上可能还有电流。”灯光再度消失，转回了他们旁边的墙上。不知是偶然还是刻意的安排，击中铁轨的轰炸将凯南和艾顿·雷德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起来。石块堆砌的墙上没有开口。凯南提醒自己该实实在在地考虑是否会窒息的问题了。艾顿·雷德继续细细打量围墙，时不时试验一下通信设备，看样子通信中断了。凯南静下心来，尽量不做深呼吸。

过了一会儿，原本已放弃检测、关灯休息的艾顿·雷德又轻轻打开了灯，照向离基地最近的碎石墙。

“怎么了？”凯南问。

“安静。”艾顿·雷德说着，朝碎石墙走去，好像在试着聆听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凯南也听见了：那喧哗可能是有人在说话，但不是本地人，而且来者不善。没过多久，传来一阵爆炸声。碎石墙外面的人决定要进来了。

艾顿·雷德飞快地端着武器从碎石墙边退回来，撞在了凯南身上。灯光晃得凯南睁不开眼。“对不起，主管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就在这一刻，凯南意识到艾顿·雷德带他前往安全地带的使命恐怕也只



能到此为止了。凯南未假思索,本能地扭身躲开了灯光;原本瞄准了他身体的子弹射入他的手臂,迫使他转身重重地跌落在地上。凯南挣扎着跪起来,艾顿·雷德的光束照在他背上,他看见自己的影子在眼前展开。

“等等,”凯南对自己的影子说,“别冲着我的背来。我知道你必须这么干,但别冲着我的背来。拜托。”

一阵沉默,零星点缀了几声碎石炸飞的响动。“转过来,主管。”艾顿·雷德说。

凯南缓缓转过身,双膝在碎石堆上摩擦,双手像戴了镣铐般插在大衣口袋里。艾顿·雷德开始瞄准。既然能奢侈地选择目标,他就将自己的武器对准了凯南的脑部。

“您准备好了吗,主管?”艾顿·雷德问。

“准备好了。”凯南说着,用自己大衣口袋里的枪对准光束,击中了艾顿·雷德。

凯南的枪声正好同碎石墙另一侧的爆炸声混成了一片。直到鲜血从甲壳中的伤口流出来,艾顿·雷德才意识到自己中枪了。透过灯光,凯南很难看清那道伤口,他看着艾顿·雷德低头盯住伤口看了一阵,然后一脸迷惑地望着他。此时,凯南已经把枪从口袋中掏出来。他又朝艾顿·雷德开了三枪,将弹匣中的子弹全都射进了这个艾尼闪人的身体里。艾顿·雷德倚在前腿上,身体微微前倾,随即重心后移,每条腿呈一定的角度张开,支撑着他那庞大的身躯。

“对不起。”凯南对这具新尸体说。

围墙内满是灰尘,接着,碎石墙被炸破,洒进来一片灯光。武器上带着灯的生物鱼贯而入。其中一人发现了凯南,吼了一声;几道光束突然照在他身上,凯南扔下自己的枪,举起没受伤的手臂以示投降,然后从艾顿·雷德的尸身边走开。倘若这些袭击者决定要在他身上打几个窟窿,那他开枪杀死艾顿·雷德以求自保也就于己无

益了。其中一名袭击者穿过光束走上前来,用自己的语言嘟囔着些什么,凯南终于看了一眼自己正面对的物种。

他在宇宙生物学方面所受的教育帮助他辨识出这一物种的遗传特性:左右对称,两足,因而也有手臂和大腿这样的肢体划分;膝盖弯曲方向不对,个体间的体型和身体结构相差无几。这并没有什么可惊讶的,因为很多所谓的智慧生物都是两足、左右对称、个体身形大小相当。这正是在这片宇宙的物种之间引发争端的原因之一:相似的智慧物种过多,能满足其各类需求的土地却少得可怜。

那生物又冲他吼了一声。这下差别显现出来了,凯南心想。他们的躯干更宽阔,腹部扁平,骨架和肌肉组织总体上显得很别扭。双脚像树桩,双手像棍子。有明显的外在性别差异(如果他没记错的话,眼前这位应该是女性)。退化的感官只剩下两个小小的视觉和听觉通道,而不像凯南那样,几乎绕头一周都是视觉和听觉带。头上是细腻的角质蛋白纤维,而不是具备热辐射功能的皮肤褶皱。凯南心想,从身体结构而言,进化可没给这一特殊物种什么重大优待—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认为了。

进化只使得他们更具侵略性、更危险、更难从一颗星球的地表上除掉。这真是个难题。

凯南面前的生物又冲他叽叽喳喳叫了几声,然后掏出一个短小丑陋的物件。凯南直勾勾地盯着那生物的视觉器官。

“该死的人类。”凯南说。

那生物用手中的物件重重地打向凯南。凯南晃了一下,眼前一阵金星乱舞,在那天中最后一次栽倒在地。

“你还记得我是谁吗?”凯南被带进了房间,坐在桌边的人类问道。俘获凯南的人给了他一张椅子,适合他那(对人类而言)朝后的膝盖。那人说完,桌上的扬声器中传出了翻译后的话。桌上仅有的